

第一回 老侍郎兔鶻題詩童子笑 村先生龍蛇染翰美人驚

詞曰：

白面書生，紅顏女子，灼灼翩翩非不美。若無
彩筆附高名，一朝草木隨流水。

江夢生花，謝庭絮起，千秋始得垂青史。閑將
人品細評論，果然獨有才難耳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浙江處州府，有一個青田縣。這縣為何叫做青田？蓋因昔人有一個葉法善仙師，曾棲此學道，道法成時，忽田中生出許多青芝來獻瑞，故一時驚美其事，遂相傳叫做青田。這青田縣，峰巒高峙，十分秀美，內有一個石門洞，更是幽奇，書中稱為玄鶴洞天者，即是此地。洞之西南懸崖上，飛下一道瀑布來，冬夏不竭，甚為奇觀勝賞。只因地脈靈異，往往生出高人。在國初，已生過一個劉伯溫先生，做了一番事業，享了一個大名。

只道山川秀氣泄發無余，不期天地精華，生生不盡，後又生出一個高人來。這高人姓管名灰，表字春吹，乃宋仁宗時管師復的子孫。這管灰生來天資出類，才美過人，二十外，便中了明成化年間的進士，歷官中外，大有賢聲。還未及五十，早已做到禮部侍郎。因素志慕漢張子房辟谷之高，便棄職而歸隱於林下，每欲飄然遺世而去。只因夫人早喪，遺下一女一子。若是子女生得尋常，他也不暇顧惜，不期生得這個女兒，美如春花，皎同秋月，慧如嬌鳥，爛比明珠。這還是女子之常，不足為異，即其詩工詠雪，錦如回文，猶其才之一斑。至於俏心俠膽，奇志明眼，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。生到一十六歲，裊裊翩翩，竟是一個女中的儒士。父親愛之如寶，因與他起個名字，叫做彤秀，別字青眉。又不期生得這個兒子，神清骨秀，又自不凡，自小兒便不好婚戲。到了五六歲上，便隨著姐姐讀書習字，朝夕不懈。到了七八歲，延師教訓，果能默默領受。放到了十歲，便知書能文，已宛然是一個成人。父親愛之不減青眉，望其大振家聲，因替他起個名字，叫做管雷，表字不聞。因有了這等兩個兒女，夫人許氏又早喪了，一時去不暇，故將辟谷的念頭只管耽擱了。卻喜自家年還不老，尚有可待，故急急要完兒女婚姻之事。只奈青田僻在山中，哪裡便有可意兒郎，招為門婿。雖然沒有，他卻時時留心請求。

一日春光明媚，柳舒花放，他在家中悶坐不住，因帶了家人童子，並攜了游春之具，依舊到石門洞西來看瀑布。原來這看瀑布所在，已有人造了一座亭子，叫做噴雪亭，緊對著這瀑布，供游人玩賞。管灰到了，坐在亭子上，賞玩多時，心下甚是快暢，欲到題一詩以寄興。因想起李太白題瀑布詩，有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之句，精警豪放，一時難與爭衡，故拿著筆在粉壁上將要寫，又歇下了。想一想，忽又提起筆來。及待要寫，卻又沉吟縮手，不敢下手。不半晌，如此者兩三遍。

正爾思索枯腸，不防背後有人看見，嘻的一聲笑將起來。管灰聽了，心涼道：「甚人笑我？」忙回頭一看，只認做是甚詩人韻士，誰知大不相同，卻是一個八九歲發還不曾齊眉的小村學生。初看時，半是抱慚，半是含怒。及看明是個村學生，轉笑起來。就問道：「學生，我在此題詩，你笑些甚麼？」那小村學生卻甚老實，也不避忌，竟說道：「戲看見你這等一位齊齊整整的老先生，為何題詩拿著支筆免起鶻落的這等煩難，故不覺失笑。」管灰道：「我做詩煩難，你笑也罷。只是你曾看見哪個做詩容易。」小學生道：「別人我不看見，只看見我家先生，年紀還沒有二十歲，在館中哪一日不做詩。凡做詩，提起筆來就寫。要三首便三首，要五首便五首，要律詩便律詩，要絕句便絕句，要長篇古風便長篇古風，從不見他提起放下，象老先生這等吃力。」管灰道：「你這先生姓名誰？」小學生道：「我們這先生叫做長孫無忝。」管灰道：「他的學館開在哪裡？」小學生道：「先生的學館。就在前面豹吠村裡。」管灰道：「離此多遠？」小學生道：「不上一里，遠是不遠，只是彎彎曲曲都是小路，不甚好走，有些難認。」管灰道：「我要到館中去望望你先生，你肯領我去麼？」小學生搖著頭道：「這個我不領你去。」管灰道：「你為何不領我去？」小學生道：「我那先生為人甚是疏冷，只喜自家讀書，怕與人往來。我若領你去，妨了他的功夫，他就要打我哩！說罷，慌忙就走去了。」

管灰想道：「鄉下先生題詩，信筆胡塗亂抹，自無可取。但他說年未二十，肯讀書，不喜交接人，這就不可量矣。我左右閑在此，況路又不遠，何不步去探訪一回。」一面就叫一個家人先去暗暗訪問，然後叫童子收了筆硯，也不做詩，就隨後緩步而來。路雖曲折，卻花迎柳引，甚有幽逸之致。果不甚遠，即找著了豹吠村。家人忙復命道：「轉彎竹林裡有個學堂，定然就是了。不知老爺還是自去，還是竟用帖子去拜？」管灰道：「不知是何等之人，不消用名帖，待我且自去看看。」遂單帶了兩個童子，步入竹林中，繞至學堂邊，未見人早聽得書聲琅琅，忽高忽低，悠然而有韻。及走入學堂，只見一少年先生，高据師席，端然而坐。細視之，神清骨秀，了無村俗之態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瀟灑風流迥出塵，不衫不履自精神。

漫言錦繡藏胸腹，只看姿容也玉人。

管灰看得分明，因走近前，將手一拱道：「先生請了。」那長孫無忝，正讀到忘情之處，忽聽得有人叫，忙定神一看，見是一位先達行藏，忙將書掩了，立起身走下位來，相迎施禮道：「鄉村訓蒙之地，為何有貴人到此？想是春游足倦，不妨小憩。」管灰道：「春游則然，足倦則非。到此者，特訪無忝兄也。」長孫無忝聽了驚訝道：「小子姓名，何由掛大人之齒，可謂奇矣！」管灰道：「珠藏溪媚，玉蘊山輝，賢兄霧雨滿山，怎勉人之物色。」長孫無忝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果有此耶。」遂延之上座，命學生入內取茶。

茶罷，長孫無忝因問道：「老先生貴人也，既肯下臨我晚學生，必有所聞，實不知何所聞而來？」管灰道：「他尚未知，惟聞先生詩才敏捷，不減青蓮。因思青田小邑，素不聞有此人，故趨而領教。」因命童子取出一柄金扇，送上道：「欲求一揮，不識可能惠賜一新詠否？」長孫無忝道：「巴人下里之句，本不當污白雪陽春之目。然道在青氈謀食，又不敢過辭而失職，只得要呈醜了。」因提起筆來，信手題於扇上道：

題詩只道野無人，何意門停長者輪。

榮藉閑花如素笑，寵加幽草也生春。

漫言路近尋來易，猶恐山深認不真。

欲借文章聯一脈，未知筆墨可如神？

長孫無忝題完，因未曾請問得管灰姓名，難以稱呼，故詩尾落款，只寫個「村塾偶遇先達索書，晚學生長孫尚漫題呈政」，就雙手送與管灰道：「下學俚言，老先生休哂。」

管灰先見其落筆就寫，不假思索，已自驚訝，及接一看，又見其吐詞高爽，落筆風流，字字皆有微意。因不勝嘆息道：「天下何曾無才，特人不識以致埋沒耳。長孫兄青年才美如此，若非唐突識荆，幾乎錯過。」因叫家人取個名帖送上，重又作揖道：「長孫兄之才，大用之才也。為何小隱於此？」長孫尚接名帖看了，故知就是禮部侍郎管灰。因答道：「晚生栖此者，一為自安蹇劣，一為竊薪水以養母耳。」管灰道：「舊年宗師按臨處州，何不假途以取青紫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奈籍不對，故守舊耳。」管灰道：「原籍何地？為何居此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原籍滄州，因隨先人宦此。不幸先人見背，宦囊廉薄，貧不能歸，故留於此。留將十年，所以母子箠箠也。」管灰道：「這等說來，莫非就是長孫父母的後人麼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正是。」管灰又嘆息道：「長孫父母廉吏也，未及大用，而即謝世，常怪天道之無知。今見長孫兄青年才美，定當跨灶，方知屈於前伸於後，天道又未始無知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無文小子，既貧且賤，方愧不能繼志，而老先生反為此言，豈不令我晚學生羞死乎！」管灰道：「人生天地，第患無才耳。眼前貧賤，安得限人？」因又問：「曾娶否？」長孫尚道：「一母供給尚且煩難，何輕言娶婦。」管灰道：「娶或未曾，定想自然定了？」長孫尚道：「縱有紅絲，誰牽到此？並不曾定。」

管灰因見長孫尚青年才美，人物軒昂，言詞爽朗，心甚愛之，不忍就別。因又說道：「才人難遇，春晝甚長，我學生有便攜的樽盒，欲假此與賢兄盤桓片晌，不識可乎？」長孫尚道：「銜春觴而侍高人之座，何幸如之。但以貴下賤，反客為主，似非禮也，無乃不可乎？」管灰笑道：「古人有言：『老子於此，興復不淺。』又言：『禮豈為我輩而設。』安見學生與賢兄獨不如古人？」因命家人將攜來的酒肴，擺設上來，二人對飲。

飲到半酣，管灰又將經書上的學問來盤駁他。長孫尚皆從從容容，一一對答如流。管灰甚喜，因說道：「兄才已不啻青錢，自萬選萬中，若慮籍貫，我學生尚可為兄周旋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周旋，固老先生憐才之盛心，但思功名一途，欲致此身而取重於朝廷也，若始進而即涉於欺，恐非朝廷之所重。」管灰聽了，又驚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則長孫兄不獨才美過人，存心又君子矣。可敬，可敬！但只是故鄉二千里，非一蹴可至。而村童之館俸無多，何以為行李之費也。當設處若坐失青年，則非算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君子修其在，已無可奈何，只合聽之。」管灰聽了，愈加敬重。又飲了半晌，家人以天晚催促，方才別了回來。

一路上暗想道：「少年人眉目可對，世間或有之，至於才華，則往往未見。若論才美相兼，又少年，到了長孫無忝，可謂十全矣。我為形秀擇婚，閱人多矣，實無過此。但可惜他此時尚處寒賤，未必入兒女之眼，且慢說出。」

到了家中，女兒形秀與兒子管雷接著，問道：「爹爹春游，今日為何歸晚。莫非又遇了甚麼好景留連？」管灰道：「倒不是好景留連，只因閑步到一個村學館中，偶見了一個教書先生，與他談論詩文，甚是有些趣味，故不覺坐到此時。」形秀道：「村館教書，無非老學究腐儒常談，有何足聽，而爹爹卻留連忘返？」管灰道：「館便是個村館，先生卻非老學究，轉是一個後生，言論皆出人意外，並無一字涉於迂腐，所以聽之津津不倦。就是所作之詩，亦有別致可賞。我兒若不信，他有當面寫的扇子在此，你看便知。」因叫童子將詩扇遞與小姐看。

形秀接在手中，還不甚在心，及看一遍，便肅然起敬。又看一遍，因大驚訝道：「此詩不衫不履，果是才人之筆，且字字俱有微意，開口『野無人』，何等自負。卻妙在承得不驕不亢，卻又贊譽得不諂不媚。至於後聯『認不真』。還恐爹爹識他不透，結語精警，直與起句相映，大合詩人之法，為何塵埋村館？爹爹賞鑒不差。且前日縣中送爹爹的錦屏，其題詠皆青田名流，渠公非牙後餘唾，即甌中塵飯，並無一新警之句，何堪寓目。為何村野訓蒙，轉有此奇雋之才，殊令人不解也。」管灰道：「此生若是青田本縣人，或親或友，或者還有吹噓。因他不是青田人，鄉曲生疏，故淪落在野，無人知道。」形秀道：「不是青田人，卻是何處人？因何流落在此？」管灰道：「此生乃滄州人，就是前任長孫縣令之子。因奉母隨任在此，後父親死了，宦囊廉薄，不能北還，所以母子遂寄居於此。」形秀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他今雖流落，卻原是宦家，爹爹既念他青年有才，何不尋一條門路，提拔他一提拔，也是斯文中美事。」管灰道：「說起來又可笑，這長孫尚，他人物雖甚清俊，為人卻又十分迂腐。」形秀道：「怎見得他迂腐？」管灰道：「不說起考事來，他說籍不對；我許他周旋，他轉說冒籍涉於欺，不足取重，反若怪我教之不以正，你道好笑麼？」形秀道：「以世情論之未免可笑，若在名教中求人，則殊可敬。爹爹不可不婉轉成全，勿使孤寒喪志。」

管灰大喜道：「我兒所言甚得我心。但要成全此生，卻比不得他人，甚是不易。」形秀道：「有甚不易？」管灰道：「他青年有才，除非功名。功名，他又不願冒籍，惟有設處路費，使還故鄉。在他人，不過贈之一二百金便可完事。我看他矜矜自守，如何肯受人無名之贈，所以難耳。」形秀道：「何不薦他一個豐厚之館？便贈之有名，受之無愧矣。」管灰道：「俗人眼淺，見他未進，如何有豐厚之館？前日，雷兒若不請了冷先生，加厚些束修請了他，倒是一件美事。況少年砥礪，定然不同。」父女們商量了半晌，無可奈何，也只得罷了。

不期過不得些時，恰恰這冷先生老病死了，又要請先生。故管灰便立定了主意，要請長孫尚。不意謀館的多，不一時就有三封顯達書來，薦了三個先生。一個姓裴名選，一個姓平名鐸，一個姓強名之良，都是青田縣裡的秀才。倒把個管灰弄得沒了主意，只得又與女兒商量。形秀道：「他們既求了薦書來，若竟一個葫蘆辭謝了，不獨本人致怨，就連薦主也未免要芥蒂於心。女孩兒倒有一算，可使本人心服，又可使薦者無辭，又不費回覆之詞，又不露但絕之形，不知爹爹以為何如？」管灰道：「若從如此，可知可吐。但不知是何美計？試說與我聽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青氈吐氣，絳帳生輝。不知說出甚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